

化下非穢彼之濁以揚其清有本為劇劇傷也聖人廉以成行不傷於物

義曰聖人清廉以潔身人自廉潔以順教豈復滓穢乎世人行教令也制之以法威之以刑勸之以利誘之以賞而人順其教

者十無二三矣今聖人不以賞刑不以法制但清其已廉其行人自化之豈俟宰割正方面後知勸也

直而不肆 趾肆申也聖人之行不邪彼自從而正直非為彼之不正而申直以正曲

義曰聖人自然正直故非申而正之以正直率人人自清正所以上下俱正而天下正矣若上行回邪下為說謂何因正哉尚書罔命曰僕臣正其后克正僕臣說其后

自聖此由臣之不正以佞於上也春秋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申上化下以成其邪正也

光而不耀 注聖人善化不割彼以為方不穢彼以為

廉不申彼而為直不耀彼而為光修之身而天下自化矣

蹀光者謂明智也聖人雖有明智而韜晦之不以炫耀故云光而不耀聖德如此自然百姓淳淳而從化也

義曰聖智光明非強炫耀也此四者皆聖人之行借以開喻於人以此而王天下乃可稱其聖德然大旨在乎知吉凶倚伏

奇不常輕廉方而內明含光直而內強弃嚴暴之事澄寬裕之懷既除迷罔之由自叶希夷之妙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行四

唐廣成先生社 无虞述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疏前章明無

注此章明理人事天無過用倫物

治人事天莫若嗇

注嗇愛也人君將欲理人事天莫若愛費使倉廩實人知禮節三時不害則天降之嘉祥人和可以理人天保可以事天也

疏嗇愛也言人君將欲理化下人敬事上帝為德之先無如愛費即儉德也儉即足用可以聚人築成豐備天享明德故云莫若嗇

義曰夫儉者理務之先財者聚人之本故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則財者非儉約則易散民者非豐財則難聚所以即財則省費省費則人豐人豐則國安而力足矣國之大用有四一曰祭祀二曰戎事三曰賓客

四曰庖膳祭祀者昭事上帝也天子郊祀上帝宗祀明堂言有尊也得不得編祭恭恪乎遂威豐備者春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使其大夫遠章來成焉軍於隨之瑕地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聞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矣而和協以謀我故難聞也漢東之國以隨為大隨張必弃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能率律且切也。比曰。隨賢臣季良在何益聞伯比以為後圖季良諫不過一見從少師得其君行少師之計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止之曰天方授楚楚羸其師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者忠於民而信於神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詞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曰吾牲牲肥脂案威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瘵也謂其備物歲有也奉菜威而告曰粢稷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平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言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三時無譴也務其三時修其教親其九族以致其極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救伐矣三時者春耕夏種秋收農之三時也。夫唯畜是謂早服。注何以聚人曰財故能儉愛則四方之人將襁負而至早服事其君矣服事也。疏夫唯畜是謂早服是謂早服釋儉蓄之義凡有七轉義皆做此夫唯者發語之詞也服者事也夫唯能儉愛之君理人事天以儉為政是以普天之下亦當早服事於君矣。

義曰儉蓄為政國必豐財上無甚貴之奢下無箕歛之怨以此理人則人順事天則天明天下之人相率而歸其德美何以聚人曰財者易下繫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所以資生者也將聚於眾必先有財財豐則人可聚若財用有節正而理之民不為非則可聚而安之也。早服謂之重積德。注夫能儉蓄已是有德人歸有德早事其君故云重積德。疏何故普天仰化率土歸仁由行節儉節儉則百姓早服事之是重積其德爾。義曰君行節儉是重積其德民益歸之普天率土者詩北山篇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民是也溥大也率循也濱澗也。重積德則無不克。注聖人積德四海歸仁則無有不能制伏者矣克能也。

踞克能也。君若厚積其德者，其為政也人力普存其事。天也吉無不利，則四方化無有不能制伏者矣。
義曰：倫以理國，教以事天，重積其德，四方率化，無思不服矣。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注：人君之德無有不能制御者，則無遠不至，故四方莫知其窮極也。

疏：此謂君德無有不能制服者，則殊俗慕化，絕域觀風，無遠不至，故莫知其窮極也。

義曰：君積厚德，國有豐財，萬寓歸王，九圍貢賚，人服德化，宜有限極。耶珠俗絕域者，皆要荒之外，與中國殊庭，遠域，絕也。言異域之人思戀聖人之化，自遠而至，自道德所服也。觀風者，十州記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去中國三十萬里。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則中國將有好道之君，故漢武延和三年，其國遣使貢返魂香，猛獸乘飛車而濟弱水，策天驪而度飛砂，一十三年方達中國。此觀

風而慕化也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注：莫知窮極，然後可以為有國矣。

疏：言人君德化無遠不及，萬人所歸，往神明所福享，然後可稱為有國。易曰：王假有廟，有家是也。過此以去，豈有國乎？

義曰：有國者，車軌所及，書文所同人，服其德，遠懷其化，可以謂之有國矣。或以武威所制，詭道所臨，苟有其邦，人所未服，或承平統曆，嗣位守圖，厥德有愆，恩化不浹者，皆非謂其國矣。王假有廟，有家者，多華卦云：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假聚也。王以聚人，至於有廟，有廟乃能致其孝享。故曰：利見大人，聚以正也。觀其所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義曰：天下崩離，則民怨雖有，享祀與無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聚通既合，以至有廟，能致孝享。爾王假有家者，易家人卦九五詞云：王假有家，勿恤，象曰：王假

有家交相愛也。王能有家道在下，莫不化之。天下既化，六親和睦，故曰：交相愛也。渙卦亦云：王假有廟，其義同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注：有國而茂養百姓者，則其福祚可以長久。

疏：母者道也。以茂養為義，夫所以得稱有國者，祇緣有道而茂養蒼生。若爾福祚永昌，可以長久。

義曰：積德臨御，用道養人，萬方歸之。君子之親於母也，則天道所覆，神明感通，卜年八百未足為水固，可以長久享國矣。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注：積德有國，則根深蒂固矣。深固者是長生久視之道。疏：夫積德之君，以道為國，則可以長久。故舉根蒂之喻，以申其義理也。蒂，花跌也。夫草木根深，則榮茂；蒂固，則不落，乃長久也。以喻積德之君，埋根於道，固蒂於德，命延謂之長生。恒照謂之久視。故云：深根固蒂。

故處幽之鬼無以效其明靈也

義曰為君以道天下悅隨鬼神無以見其靈吉凶無以施其變雖神鬼之靈在豈能干於有道乎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人神曰鬼皆幽而不顯幽而不明苟達道德之君必無侵傷之害矣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注上言其鬼不神非謂鬼歿藏而不神但有其神而不見惟以傷人

疏此覆釋鬼無效靈之義非其鬼不神者非謂鬼歿藏而不為神但祇之將與由人有靈人恒其德則神不見惟而傷人春秋曰其氣酸以取之

義曰道德之主正直無私天神不能傷人鬼不能害物幽靈潛匿祇惟不與故國之興也明神降之以觀其德四海之神素車乘雲來謁武王是也國之亡也神亦降之觀其惡也石言乎晉神降于堇乃鬼神之見惟也且壺子冥心而大巫波道鄰令聲折而河神以亡此鬼神不能害於有道

也其氣酸以取之者春秋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大夫傅瑕傳瑕曰苟舍我我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鄭有妖焉內地與外地闕南門之中

內地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酸以取之言若火酸酸未成而進退之時以喻人心不堅正也妖由人興人無豐焉故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惠言入又不念寡人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宗人典司宗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或知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及君昔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有官爵行賂勸賞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

聞命矣乃縊而死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

注鬼見神恠則傷人聖人有為則傷人今神所以不見神恠而傷人者蓋以聖人無為清靜故爾

疏所言神不傷人者豈但神靈無效而不能傷害於人而聖人以道臨人無為不擾百姓自正故云聖人亦不傷人則鬼神不能見恠以傷人者由聖人以道在天下爾將欲發明聖德故重云亦不傷人

義曰聖人行大道以君臨鬼神稟聖德而自靜既絕有為之擾自無見恠之傷此乃鬼神化聖人之道德不敢傷人聖人以清靜垂衣不勞役於群庶也

夫兩不相傷者故德交歸焉

注鬼神傷人則害國虧本聖人傷人則匿神乏祀今兩不傷物故德交歸

疏兩者謂聖人與神也夫人國之本亦神之主者鬼神傷人則害國之本聖人傷人則匿神之主兩不傷害人故德交歸其惟

